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王跃文的小说呈现了一个极为广阔的文学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对权力意志的深刻反思，更有对乡土中国、转型中国中人性之美的诗意图写，他表达对当下社会的沉重忧思，更展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生活方式所具有的理想主义气质。

漫天芦花

王跃文◎著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作家文丛 第一辑

漫天芦花

王跃文◎著

漫天
芦花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漫天芦花 / 王跃文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新世纪作家文丛)
ISBN 978-7-5354-8387-4

I . ①漫… II . ①王… III .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3267 号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责任编辑：杜东辉

封面设计：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陈 琪

责任印制：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湖北新开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0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21 插页：2 页

版次：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85 千字

定价：29.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新世纪作家文丛》编委会

顾 问：李敬泽（中国作协副主席）

阎晶明（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

雷达（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贺绍俊（沈阳师范大学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副所长）

施战军（《人民文学》主编）

策 划：刘学明 尹志勇

主 编：白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执行副主编：康志刚

“新世纪作家文丛”总序

白 烨

摆在读者诸君面前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接续着“跨世纪文丛”，新推出的“新世纪作家文丛”。

在 20 世纪的 1992 年至 2002 年间，长江文艺出版社聘请资深文学评论家陈骏涛，主编了“跨世纪文丛”，先后推出了 7 辑，出版了 67 种当代作家的作品精选集。因为编选精当、连续出书，也因为是一个在特殊时期的特殊文学行动，“跨世纪文丛”遂成为世纪之交当代文坛引人注目的重要事件。当时，主编陈骏涛在《“跨世纪文丛”缘起》中说道：“‘跨世纪文丛’正是在新旧世纪之交诞生的。她将融汇 20 世纪文学，特别是 80 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变异的新成果，继往开来，为开创 21 世纪中国文学的新格局，贡献出自己一份绵薄之力，她将昭示着新世纪文学的曙光！”这在当时看来实属豪言壮语的话，实际上都由后来的文学事实基本印证了。“跨世纪文丛”出满 67 本，已是 21 世纪初的头两年。《中华读书报》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到：“在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它暂时为自己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这套文丛创始于 7 年以前的 1992 年，其时正值纯文学图书处于低迷时期，为了给纯文学寻求市场、为纯文学的发展探路，陈骏涛与出版家联手创办了这套旨在扶持纯文学的丛书。丛书汇聚了国内众多名家和新秀的文学创作成果，王蒙、贾平凹、莫言、梁晓声、韩少功、刘震云、余华、方方、池莉、周梅森等 59 位作家均曾以自己的名篇新作先后加入了文丛。几年来，这套丛书坚持高品位、高档次，又充

分考虑到读者的阅读需求和阅读期待，为纯文学图书闯出了一个品牌。”这样的一个说法，客观允当，符合实际。

也正是自 1992 年起，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精神的强劲指引下，国家与社会的改革开放，加大了力度，加快了步伐，社会生活真正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建设以市场秩序的确立为重心。社会生活的这种历史性演变，对于未曾接受过市场洗礼的当代文学来说，构成了极大的冲击与严峻的挑战。提高与普及的不同路向，严肃与通俗的不同取向，常常以二元对立的方式相互博弈。正是在这种日趋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下，以严肃文学的中青年作家为主要阵容，以他们的代表性作品为基本内容的“跨世纪文丛”，就显得极为特别，格外地引人关注。究其原因，这既在于“跨世纪文丛”不仅以高规格、大规模的系列作品选本，向人们展示了当代作家坚守严肃文学理想和坚持严肃文学写作的丰硕收获，还在于“跨世纪文丛”以走近读者、贴近市场的方式，给严肃文学注入了生气、增添了活力，使得正在方兴未艾的文学图书市场没有失去应有的平衡，也给坚守严肃文学和喜欢严肃文学的人们增强了一定的自信。

大约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在“跨世纪文丛”出满 5 辑之际，我曾以《“跨世纪文丛”：九十年代一大文学奇观》为题，撰写了一篇书评文章。我在文章中指出：“跨世纪文丛”是张扬纯文学写作的引人举措，而且“有点也有面地反映了 80 年代以来文学发展演进的现状与走向。在纯文学日益被俗文化淹没的年代，这样一套高规格、大规模的文学选本不仅脱颖而出，而且坚持不懈地批量出书，确乎是 90 年代的一大文学景观”。我在文章的末尾还这样期望道：“热切地希望‘跨世纪文丛’坚持不懈地走下去，并把自己所营造的 90 年代的文学景观带入 21 世纪。”

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我当年所抱以期望的事情，现在正好落在了我的身上。

因为种种原因，“跨世纪文丛”在文学进入新世纪之后，未能继续编辑和出版，因而渐渐地淡出了读者视野与图书市场。约在 2014 年岁末，在新世纪文学即将进入第十五个年头之际，长江文艺出版社决意重新启动这套大型文学丛书，并希望由我来接替因年龄和身体的原因很难承担繁重的主编事务的陈骏涛先生。无论是出于对于当代文学事业的热爱，还是出

于对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敬重，抑或是与亦师亦友的陈骏涛先生的情意，我都盛情难却，不能推辞。于是，只好挑起这付沉甸甸的重担，把陈骏涛先生和长江文艺出版社共同开创的这份重要的编辑事业继续下去。

2015年1月7日，在北京春节图书订货会期间，长江文艺出版社借着举办《中国年度文学作品精选丛书》出版20周年座谈会，正式宣布启动大型重点出版项目——“新世纪作家文丛”。由此开始，我也进入了该套文丛的选题策划和作者遴选的准备工作。当时的“新浪·文化”就此报道说：“面对新的文化格局、新的文学现象，出版人仍然应该‘有自己的事情要做’。‘跨世纪’有跨世纪的机缘，新世纪同样有着它的使命召唤。在一片喧扰之中，一大批严肃的理想主义文学者，仍然怀揣着圣洁的执著，身负着难以想象的重压蹒跚而行，出版人当然没有理由旁而观之。这正是《新世纪作家文丛》的缘起。”

经与长江文艺出版社的社长刘学明、总编尹志勇、项目负责人康志刚几位多次沟通和商议，我们大致达成了以下一些基本共识：一、新的丛书系列以“新世纪作家文丛”命名，即以此表示所选对象——作家作品的时代属性，又以此显现新的丛书与“跨世纪文丛”的内在勾连与历史渊源；二、计划在5年时间左右，推出50—60位当代实力派作家的作品精选集，每辑以8—10位作家的作品集为宜；在编选方式上，参照“跨世纪文丛”的原有体例，作品主要遴选代表作，并在作品之外酌收评论文章、创作要目等，以增强作品集的学术含量，以给读者、研究者提供读解作家作品的更多资讯。

事实上，文学在进入新世纪之后，在社会与文化的诸种因素与元素的合力推导之下，越来越表现出一种史无前例的分化与泛化，创作形态也呈现出前所少有的多元与多样。文学与文坛，较前明显地发生了结构性的巨大变异，我曾在多篇文章中把这种新的文学结构称之为“三分天下”，即以文学期刊为阵地的传统型文学（严肃文学）；以市场运作为手段的大众化文学（通俗文学）；以网络科技为平台的新媒体文学（网络文学）。在这样一个有如经济新常态的文学新生态中，严肃文学的生存与发展，传统文学的坚守与拓进，就显得十分重要并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因为这一文学板块的运作情形，不只表明了严肃文学的存活状况，而且标志着严肃文

学应有的艺术高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引领着整体文学的基本走向。而就在与各种通俗性的、类型化的不同观念与取向的同场竞技中，严肃文学不断突破重围，一直与时俱进；一些作家进而脱颖而出，一些作品更加彰显出来，而且同 90 年代时期相比，在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现代性等方面，都更具新世纪的时代特点和新时代的审美风貌。即以最为显见的重要文学奖项来说，莫言获取 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殊荣自不待说；近几届的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不少出自“60 后”和“70 后”的作家频频获奖、不断问鼎，获奖作者的年轻化使得文学奖项更显青春，文学新人们也由此显示出他们蓬勃的创造力与强劲的竞争力。这一切，都给我们的“新世纪作家文丛”的持续运作，提供了丰富不竭的资讯参照，搭建了活跃不羁的文学舞台。

我们期望，藉由这套“新世纪作家文丛”，经由众多实力派作家姹紫嫣红的创作成果，能对新世纪文学做一个以点带面的巡礼，也经由这样的多方协力的精心淘选，对新世纪文学以来的作家作品给以一定程度的“经典化”，并让这些有蕴含、有品质的作家作品，走向更多的读者，进入文学的生活，由此也对当代文学事业的繁荣与发展，乃至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奉上我们的一份心力，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我们将为此而不懈努力，也为此而热切期盼！

2015 年 8 月 8 日于北京朝内

新世纪 作家文丛

目 录

001	041	057	071	107	139	189	256	313	324
-----	-----	-----	-----	-----	-----	-----	-----	-----	-----

漫天芦花	平常日子	天气不好	旧约之失	没这回事	朝夕之间	我的堂兄	漫水	权力场中人性的追摄与反思	王跃文作品要目
------	------	------	------	------	------	------	----	--------------	---------

漫天芦花

苏家世代书香，家风清白。相传祖上还中过状元。到了苏几何手上，虽不及显祖那么尊荣，但在这白河县城，仍然是有脸面的人家。早在三十多年前，苏几何就是县里的王牌教师。他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底子厚实，中学课程除了体育，门门可以拿下来。不擅教体育不为别的，只因他个头儿瘦小，一脸斯文。那个时候还兴任人唯贤，他当然成了一中校长。

读书人都说，几何几何，想烂脑壳。苏校长最拿手的偏是教几何。他的外号苏几何就是这么来的。久而久之，很多人反而淡忘了他的大名。他其实有一个很儒雅的名字，叫禹夫。有人说现在的人名和字都不分了，这禹夫还只是他的名。但他的字在“破四旧”的时候被破掉了，他自己不再提及，别人也无从知晓。这么说来，几何其实只能算是他的号了。几何二字的确也别有一番意趣，苏校长也极乐意别人这么叫他。不过真的直呼苏几何的也只是极随便的几个人，一般人都很尊敬地叫他苏校长。只是“文化大革命”中，他为几何二字也吃了一些苦头，学生们给他罗列了十大罪状，有一条就是他起名叫苏几何。十几岁的中学生只知道哪位古人说过一句“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话，几何二字自然不健康了。学生们并不知

道这是别人给他起的外号。

关于苏几何，有一个故事传得很神。一中那栋最气派的教学楼育才楼是当年苏几何设计的。说是他将整栋房子所需砖头都作了精确计算，然后按总数加了三块。教学楼修好之后，刚好剩下两块半砖。还差半块砖大家找了好久，最后发现在苏校长的书架上，原来苏校长拿回去留着纪念去了。这个故事夸张得有些荒诞，但人们宁愿当做真的来流传。乡村教师向学生教授几何课时，总爱讲这个故事，说明学几何多么重要！

苏校长再一次名声大震是八十年代初。一中高考取录年年在全地区排队第一，被省里定为重点中学。他自己大女儿静秋考入复旦大学，二儿子明秋上了清华大学，老三白秋正读高三，也是班上的尖子。就凭他教出这三个孩子，谁也不敢忽视他在教育界的地位。老三白秋那年初中毕业，以全县最高分考上了中专，别人羡慕得要死，他家白秋却不愿去。苏校长依了儿子，说，不去就不去。你姐在复旦，你哥在清华，你就上北大算了。这本是句家常话，传到外面，却引出别人家许多感慨来。你看你看，人家儿女争气，大人说话都硬棒些。你听苏校长那口气，就像自己是国家教委主任，儿女要上什么大学就上什么大学，自己安排好了。县城寻常人家教育孩子通常会讲到苏家三兄妹。说那女儿静秋，人长得漂漂亮亮，学的是记者，出来是分新华社，说不定还会常驻国外。明秋学的，凡是带电字的都会弄，什么电冰箱、电视机不在话下。肯定要留北京的。老三白秋只怕要超过两个老大，门门功课都好，人又标致，高高大大，要成大人物的。财政局长朱开福的满儿子朱又文和白秋同班，成绩是最差的。朱局长在家调侃道，看来苏校长三个孩子都是白养了，到头来都要远走高飞，一个也不在大人身边。还是我的儿女孝顺，全都留下来为我俩老养老送终。朱又文听父亲这么不阴不阳地讲一通，一脸绯红。

苏几何也觉得奇怪，自己儿女怎么这么听话。他其实很少管教他们。一校之长，没有这么多时间管自己的小孩。现在大学里都喊什么六十分万岁，自己两个孩子上大学仍很勤奋，还常写信同父亲讨论一些问题。看着儿女们一天天懂事了，他很欣慰。他把给儿女们回信看做一件极重要的事，蝇头小楷写得一丝不苟。他知道自己这一辈就到这个分儿上了，孩子们日后说不定会成大器。多年以后，自己同孩子们的通信成了什么有名的

家书出版也不一定。所以他回信时用词遣句极讲究，封封堪称美文。又因自己是长辈，写信免不了有所教导。可有些人生道理，当面说说还可以，若落作白纸黑字，就成了庸俗的处世哲学，那是不能面世的。这就得很好地斟词酌句。给孩子们的信，他总得修改几次，再认真抄正。发出之前还要让老婆看一遍。老婆笑他当年写情书都没这么认真过。苏校长很感慨的样子，说，我们是在为国家培养人才，不是培养自己的孝子，小视不得啊！

白秋读书的事不用大人费心，他妈担心的是他太喜欢交朋友。苏校长却不以为然。他说白秋到时候只怕比他姐姐、哥哥还要有出息些。交朋友怕什么？这还可以培养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只要看着他不乱交朋友就行了。

白秋是高三的孩子王，所有男生都服他，女生也有些说不明白的味道。篮球场上，只要有白秋出现，观战的女生自然会多起来，球赛也会精彩许多。

白秋最要好的同学是王了一，一个很聪明又很弱质的男生。长得有些女孩气，嘴皮子又薄又红。他父亲王亦哲，在县文化馆工作，写得一手好字，画也过得去，王亦哲这名字一听就知道是他自己读了几句书以后再改了的。他给儿女起名也都文绉绉的，儿子了一，女儿白一。

有回白秋妈妈说，了一这孩子可惜是个男身，若是女孩，还真像王丹凤哩。王了一马上脸飞红云，更加王丹凤了。白秋乐得击掌而笑。妈妈又说，老苏，有人说我们白秋像赵丹哩。白秋马上老成起来，说，为什么我要像别人？别人就不可以像我？苏校长刚才本不在乎老婆的话，可听白秋这么一讲，立即取下老花镜，放下书本，很认真地说，白秋这就叫大丈夫气概。

高三学生都得在学校寄宿，星期六才准回家住一晚，星期天晚上就要赶回学校自习。王了一家住县城东北角上，离学校约三华里。这个星期天，他在家吃了晚饭，洗了澡，将米黄色的确良衬衫扎进裤腰，感觉自己很英气。妈妈催了他好几次，说天快黑了，赶快上学校去。他说不急，骑单车一下就到了。他还想陪妹妹白一说一会儿话。他把教师刚教的那首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的歌教给妹妹。妹妹在家是最叫人疼的，因为妹妹

是什么也看不见的瞎子。妹妹十三岁了，活泼而聪明，最喜欢唱歌。一首歌她只要听一两次就会唱。爸爸专门为妹妹买了架风琴，她总爱弹啊唱的，白一的琴声让全家人高兴，而疼爱白一似乎又成了全家人的感情需求。有回，白一正弹着一首欢快的曲子，父亲心中忽生悲音，感觉忧伤顺着他的背脊蛇一样地往上爬。白一静了下来，低头不语。王亦哲立即朗声喊道，白儿，你怎么不弹了？爸爸正听得入迷哩！白一又顺从地弹了起来。事后王亦哲同老婆讲，怪不怪？白一这孩子像是什么都看见了，我明明什么都没说呀？老婆却说，只有你老是神经兮兮的。我们就这么一个女儿，还怕她不快活？了一这孩子也懂事，知道疼妹妹。以后条件好了，治一治她的眼睛，说不定又治好了呢？王亦哲说，那当然巴不得。只是知道有那一天吗？唉！我一想到女儿这么漂亮可爱，这么聪明活泼，偏偏命不好，是个瞎子，我心里就痛。老婆来气了，说，别老说这些！你一个男子汉，老要我来安慰你？我们女儿不是很好吗？

白一歌声甜甜的，和着黄昏茉莉花香洋溢着。了一用手指弹了一下妹妹的额头，说，很好，我上学去了。白一被弹得生痛，噘起了小嘴巴，样子很逗人。

了一推了单车，刚准备出门，却下起了大雨。妈妈说干脆等雨停了再走吧。了一说，不行，晚自习迟到老师要骂人的。白一幸灾乐祸，说，我讲等会儿有雨你不信！

了一穿了雨衣出门。骑出去不远，雨又停了。夏天的雨就是这样。他本想取下雨衣，又怕耽误时间，心想马上就到学校了，算了吧。

天色暗了下来，街上的人影有些模糊起来了。

快到校门口了，迎面来了几个年轻人，一看就知是街上的烂仔。他们并排走着，没有让路的意思。了一只得往一边绕行。可烂仔们又故意往了一这边拥来。

好妹妹，朝我撞呀！

妹妹，不要撞坏我的家伙呀！我受不了的啦！原来，了一穿了雨衣，只露着脸蛋子，被烂仔认作女孩了。了一很生气，嚷道，干什么嘛！可这声音是脆脆的童声，听上去更加女孩气了。单车快撞人了，了一只得跳下车来。烂仔蜂拥而上，撩开他的雨衣，在他身上乱摸起来。

他妈的，是个大种鸡，奶包子都没胀起来！

有个烂仔又伸手往他下面摸去。他妈的，空摸一场，也是个长鸟鸡巴的！这烂仔说着，就用力捏了一下他下面。

了一眼冒金花，尖声骂道，我日你妈！

骂声刚出口，了一感到胸口被人猛擂一拳，连人带车倒下去。可他马上又被人提了起来，掀下雨衣。一个精瘦的烂仔逼近了一，瞪着眼睛说，看清了我是谁！爷爷是可以随便骂的？说完一挥手，烂仔们又围了上来，打得他无法还手。

白秋和同学们闻讯赶来了，了一还躺在地上起不来。见了同学们，了一忍不住哭了。白秋叫人推着单车，自己扶着了一往学校走。哭什么？真像个女人！白秋叫了一声，了一强忍住了。

很快苏校长叫来了派出所马所长他们。了一被叫到校长办公室问情况。也许是职业习惯，马所长问话的样子像是审犯人，了一紧张得要死。本来全身是伤，这会儿更加头痛难支。苏校长很不满意马所长问话的方式，又不便指出来。他见了一那样子可怜巴巴的，就不断地转述马所长的问话，想尽量把语气弄得温和一点。马所长就不耐烦了，说，苏校长，调查案情是严肃认真的事情，你这么一插话，今天搞个通宵都搞不完。苏校长只好不说话了。了一大汗淋漓，眼睛都睁不开了。

问过话之后，让了一签了名，按了手模印。今天就这样吧。马所长他们夹着包就要走了。

苏校长忙问，这事到底怎么处理？

马所长面无表情，说，不要急，办案有个过程。现在只知道一些线索，作案者是谁都还不知道，到时候我们会通知你们的。

之后一连几天都没有消息。苏校长打电话问过几次，派出所的总答复不要急，正在调查。

了一负着伤，学校准许他晚上回家休息。临近高考，功课紧张，他不敢缺晚自习。白秋就每天晚自习后送他回家。了一爸爸很过意不去，白秋说没事的，反正天太热了，睡得也晚。

妹妹白一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在门口迎着了一和白秋。了一两人进屋后，白一就朝白秋笑笑，意思是谢谢了。白秋喜欢白一那文静的样子。白

秋无意间发现，他不论站在哪里，坐在哪里，不用做声，白一都能准确地将脸朝着他。这让他感到惊奇。他知道这双美丽的眼睛原本是什么都看不见的。当白一静静地向着他时，他会突然感到手足无措。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派出所那边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苏校长打电话问过好几次，接电话的都说马所长不在，他们不清楚。王亦哲也天天往派出所跑。终于有一天，马所长打电话告诉苏校长，说为首的就是三猴子，但找不到人。

一说到三猴子，县城人都知道。这人是一帮烂仔的头子，恶名很大，别人都怕他三分。但他大案不犯，小案不断，姐夫又在县公安处，县公安局也不便把他怎么样。有时他闹得太不像话了，抓进去关几天又只得放了人。

案子总是得不到处理，白秋心里很不平。了一无缘无故挨了打，父亲将派出所的门槛都踏平了，还是没有结果。凭父亲的声望，平日在县里说话也是有分量的。可这回明明是个赢理，到头来竟成到处求人的事了。同学们都很义愤，朱又文同白秋商量，说，干脆我们自己找到三猴子，揍他一顿怎么样？我认得三猴子。白秋听了，一拍桌子，说，揍！

这天晚自习，朱又文开小差到街上闲逛，发现三猴子在南极冰屋喝冷饮。他马上回来告诉白秋，白秋便写了一张纸条：愿参加袭击三猴子行动的男生，晚自习后到校门口集合。这张纸条就在男生中间递来递去。

晚自习一散，白秋让了一自己回去，他带了全班男生一路小跑，直奔南极冰屋。同学们一个个都很激昂，像是要去完成什么英雄壮举。白秋在路上说，我们也以牙还牙，将他全身打伤，也将他的鸟鸡巴捏肿了。朱又文是个打架有瘾的人，显得很兴奋。

南极冰屋人声如潮。朱又文轻声指点：就是背朝这边，没穿上衣那个。同桌那个女的叫秀儿，是三猴子的女朋友。那男的叫红眼珠，同三猴子形影不离。

白秋早听人说过，秀儿是县城两朵半花中的一朵。还有一朵是老县长的媳妇，那半朵是县广播站的播音员。这秀儿原是县文工团演员，现在文工团散了，她被安排到百货公司，却不正经上班，只成天同三猴子混在一起。

可能是谁讲了一个下流笑话，三猴子他们大笑起来。秀儿拍了红眼珠一板，歪在三猴子身上，笑得浑身发颤。

白秋让同学们在外等着，自己进去，到三猴子眼前说，外面有人找你，三猴子见是生人，立即不耐烦了。妈的，谁找？并不想起身。白秋说，是两个女的。秀儿马上追问，哪来的女的？三猴子横了秀儿一眼，起身往外走。

白秋一扬手，躲在门两边的同学们一哄而上，秀儿尖叫起来。红眼珠操起啤酒瓶往外冲，嚷着，你们狗日的吃了豹子胆！三猴子一会儿冒出头，一会儿又被压了下去，红眼珠举着酒瓶不好下手。红眼珠迟疑片刻，也早被撂倒了。厮打了一阵，白秋高声叫着，算了算了。大家停了手，朱又文觉得不过瘾，转身又朝三猴子下身狠狠踢了几脚，三猴子和红眼珠像堆烂泥，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了。

大家快速散离。秀儿冲着他们哭喊，你们打死人了，你们不要跑！你们要填命！秀儿嗓门儿极好，到底是唱戏的底子。

行至半路，苏校长迎面来了。他一定是听到什么消息了。白秋站住了，刚才的英雄气概顷刻间化作一身冷汗。同学们一个个只往别人身后躲。

苏白秋，过来！苏校长厉声喊道。

白秋一步一挪走到父亲跟前。父亲一掌掀过来，白秋踉跄几步，倒在地上。谁也不敢上前劝解。苏校长气呼呼地瞪了一会儿，怒喝道，都给我回去！

一路上苏校长一言不发。同学们个个勾着头，一到学校，都飞快往宿舍跑。

白秋比父亲先一步到家。妈妈见面就说，你怎么这么不听话了？看你爸爸怎么松你的骨头！

白秋不敢去睡，也不敢坐下，只站在门口等死。苏校长进门来，阴着脸，谁也不理，径直往卧室去了。白秋妈跟了进去，很快又出来，喊白秋，还不去睡觉？

不到二十分钟，听到有人在急急地敲门。白秋妈忙开了门，见是传达室的钟师傅。

快叫苏校长，快叫苏校长。钟师傅十万火急的样子。

苏校长早出来了，一边穿衣服，一边问什么事？

钟师傅气喘喘地说，来了一伙烂仔，说要把学校炸平了。我不敢开门。

苏校长吓了一跳，心想刚才白秋他们一定闯出大祸了。他一时慌了神，不知怎么办才好。当了几十年校长，从未碰上过这种事。

老婆也急了。怎么办？门是万万开不得的，同那些人没有道理可讲。

这话提醒了苏校长，他忙交待钟师傅，你快去传达室观察情况，叫几个年轻教师帮你。我去给派出所打电话。

苏校长急忙跑去办公室。摇把电话摇了半天才接上，派出所的没听完情况，就来火了。你们学校要好好教育一下学生！

苏校长也火了，说，你这是什么态度？情况没弄清就……

没等苏校长说完，那边放了电话。苏校长对着嗡嗡作响的电话筒叫了几声，才无可奈何地放下电话。这就是人民警察？

这时，门外传来烂仔吆喝声。苏几何，你出来！苏几何你出来！大门被烂仔们擂得山响。

苏校长气极了。平日县里大小头儿都尊敬地叫他苏校长，只有个别私交颇深的人才叫他几何。他仗着一股气，直冲传达室。几个年轻教师摩拳擦掌，说，只要他们敢跨进学校一步，叫他们竖着进来，横着出去！

苏校长喊道，没教养的东西！你们的大人都还是我的学生哩！轮到你们对我大喊大叫的？钟师傅，你把门打开，看他们敢把我怎么样！

苏校长见钟师傅不动，自己跑上去就要扛门闩，严阵以待的教师们忙上前拦着说，苏校长开不得，苏校长开不得！

这时，门外响起了警车声。听得外面乱了一阵，很快平息下来。

钟师傅开了门，马所长进来说，苏校长，你们要好好教育一下学生。今天晚了，我们明天再来。

第二天，马所长黑着脸来到学校，把案情说了一遍。苏校长十分气恼。了一被打的事还没处理，白秋又惹出这么大的祸。马所长说，这是一起恶性案件，不处理几个人是过不了关的。

马所长也没讲怎么办，仍黑着脸走了，苏校长没想到自己儿子竟然变